

校正儒門事親

上海千頃堂書局
印行

第四冊

儒門事親卷之八

內積形

戴人張子和著
新安吳勉學校

傷冷酒一百二十二

戴人出遊道經陽夏。問一舊友。其人病已危矣。戴人往視之。其人曰。我別無病。三年前當隆暑時。出村野。有以煮酒饋予者。適村落無錫器。冷飲數升。便覺左脇下悶漸痛。結硬至今不散。鍼灸磨藥殊不得効。戴人診其兩手脈俱沉實而有力。先以獨聖散吐之一涌。二三升。色如煮酒。香氣不變。後服和脾散去濕藥五七日。百脈冲和。始知針灸無功。增苦楚矣。

心下沉積一百二十三

顯慶寺僧應公有沉積數年。雖不卧牀枕。每于四更後。心頭悶硬。不能安卧。須起行寺中。習以為常。人莫知為何病。以藥請于戴人。戴人令涌出膠涎一二升。如黑礬水。繼出黃綠水。又下膿血數升。自爾胸中如失。巨山飲餌無筭。安眠至曉。

茶癖一百二十四

一緇侶好茶成癖。積在左脇。戴人曰。此與肥氣頗同。然瘠瘥不作。便非肥氣。雖病十年。

不勞一日。况兩手脉沉細有積故。然吾治無鍼灸之苦。但小腦一餉。可享壽盡期。先以茶調散。吐出宿茶水數升。再以水如意搦之。又涌數升。皆作茶色。次以三花神佑丸九十餘粒。是夜瀉二十餘行。膿水相兼。燥糞瘀血雜然而下。明日以除濕之劑服十餘日。諸苦悉蠲。神清色瑩。

腹脹水氣一百二十五

蹙踣張承應年歲五十。腹如孕婦。面黃食減。欲作水氣。或令服黃芪建中湯。及溫補之劑。小洩洄閉。從戴人療焉。戴人曰。建中湯攻表之藥也。古之用方攻裏已誤也。今更以此取積兩重誤也。先以涌劑吐之。置火于其旁。大汗之。次與猪腎散四錢。以舟車丸引之下。六年殊不困。續下兩次。約三十餘行。腹平軟健。啖如昔。常仲明曰。向聞人言瀉五六。年人豈能任。及聞張承應渠云誠然。乃知養生與攻病本自不同。今人以補劑療病。宜乎不効。

疝氣一百二十六

王亭村一童子。入門狀如鞠恭而行。戴人曰。疝氣也。令解衣揣之。二道如臂。其家求療于戴人。先刺其左。如刺重紙剝然有聲而斷。令按摩之立軟。其右亦然。觀者感嗟異之。或問曰。石關穴也。

胸膈不利一百二十七

沈丘王宰妻病胸膈不利。口流涎沫。自言咽下。胃中常雷聲。心間作微痛。又復發昏。胸乳之間。灸癰如碁。化痰利膈等藥服之三載。病亦依然。其家知戴人痰藥不損。來求之一涌。而出雪白蟲一條。長五六寸。有口鼻牙齒。走于涎中。病者忿而斷之。中有白髮一莖。此正與徐文伯所吐宮人髮癰一同。蟲出立安。

冷疾一百二十八

戴人過醴都營中飲會。隣席有一卒。說出妻事。戴人問其故。答曰。吾婦為室女。心下有冷積。如覆杯。按之如水聲。以熱手熨之。如水聚。來已十五年矣。恐斷我嗣。是故棄之。戴人曰。公勿黜也。如用吾藥。病可除。孕可得。卒從之。戴人診其脉沉而遲。尺脉洪大。而有力量。非無子之候也。可不踰年而孕。其良人笑曰。試之。先以三聖散吐涎一斗。心下平軟。次服白朮調中湯五苓散。後以四物湯和之。不再月氣血合度。數月而娠二子。戴人常曰。用吾此法。無不子之婦。此言不誣矣。

積塊一百二十九

巢菌劉子平妻。腹中有塊如瓢。十八年矣。經水斷絕。諸法無措。戴人令一月之內。涌四次。下六次。所去痰約一二桶。其中不化之物。有如葵菜者。爛魚腸之狀。涌時以水如意。搦之。覺病積如刮。漸漸而平。及積之既盡。塊痕反窪如臼。畧無少損。至是而面有童色。經水既行。若當年少。可以有子。

肥氣積一百三十

陽夏張主簿之妻病肥氣。初如酒杯大。發寒熱。十五餘年後。因性急悲感。病益甚。惟心下三指許。無病。滿腹如石片。不能坐卧。鍼灸罔矣。徒勞力耳。乃敬邀戴人而問之。既至。斷之曰。此肥氣也。得之季夏戊己日。在左脇下。如覆杯。久不愈。令人發瘡。瘡瘡者。寒熱也。以瓜蒂散吐之。魚腥黃涎約一二缶。至夜。繼用舟車通經散投之。五更黃涎膿水相半五六行。凡有積處。皆覺痛。後用白朮散當歸散和血流經之藥。如斯涌泄。凡三四次而方愈。

伏瘕一百三十一

汴梁曹大使女。年既笄。病數血瘕年。太醫宜企賢。以破血等藥治之。不愈。企賢曰。除得陳州張戴人方愈。一日戴承語至汴京。曹大使乃邀戴人問焉。戴人曰。小腸遺熱于大腸。為伏瘕。故結硬如塊。面黃不月。乃用涌泄之法。數年之疾。不再旬而効。女由是得聘。企賢問誰治之。曹大使曰。張戴人。企賢立使人邀之。

停飲一百三十二

一婦從年少時。因大哭罷。痛飲水。水困卧。水停心下。漸發痛悶。醫氏咸以為冷積。治之以溫熱劑。及禁食冷物。一聞茶氣。病輒內作。如此數年。燎鍼燒艾。瘡孔數十。十餘年後。小便赤黃。大便秘悶。兩目加昏。積水轉甚。流于兩脇。世謂水癖。或謂支飲。硃漆稜茂。攻

磨之藥竟施之矣。食日衰。積日茂。上至鳩尾。旁至兩脇及臍下。但發之時。按之如水聲。心腹結硬。手不可近者。月發五七次。甚則欲死。諸醫皆厭。二十餘年。求戴人發藥。診其脈寸口獨沉。而遲。此胸中有痰。先以瓜蒂散涌痰。五七升。不數日。再越痰水及針。又數日上涌數升。凡三涌三下。汗如水者亦三。其積皆去。以流濕飲之藥調之。月餘大瘥。積氣一百三十三。

寄西華縣庠山東顏先生。有積二十年。目視物不真。細字不覩。當心如頑石。每發痛不可忍。食減肉消。黑黧滿面。腰不能直。因遇戴人。令涌寒痰一大盆。如片粉。夜以舟車丸通經散下。爛魚腸葵菜汁七八行。病十去三四。以熱漿粥投之。復去痰一盆。次日又以舟車丸通經散前後約百餘行。略無少困。不五六日。面紅黧去。食進目明。心中空曠。遂失頑石所在。旬日外來謝。

沉積疑胎一百三十四

脩弓杜匠。其子婦年三十。有孕已歲半矣。每發痛則召侍媼待之。以為將產也。一二日復故。凡數次。乃問戴人。戴人診其脈。濇而小。斷之曰。塊病也。非孕也。脈訣所謂濇脈如刀刮竹形。主丈夫傷精。女人敗血。治之治法。有病當瀉之。先以舟車丸百餘粒。後以調胃承氣湯加當歸桃仁。用河水煎。乘熱投之。三兩日。又以舟車丸桃仁承氣湯瀉青黃膿血。雖然而下。每更衣以手向下推之。揉之。則出。後三二日。又用舟車丸以猪腎散佐

之一二日。又以舟車丸通經如前。數服病十去九。俟晴明當未食時。以鍼瀉三陰交穴。不再旬塊已沒矣。此與膈腹視五臟者復何異哉。

是胎非積一百三十五

鬚王之妻病。臍下積塊。嘔食面黃肌瘦而不月。或謂之乾血氣。治之無效。戴人見之曰。孕也。其人不信。再三求治于戴人。與之平藥以應其意。終不肯下毒藥。後月到果胎也。人問何以別之。戴人曰。尺脈洪大也。素問陰陽別論所謂陰搏陽別之脈。

外積形

癰一百三十六

戴人在西華。衆人皆訕以為吐瀉。一日魏壽之與戴人入食肆中。見一夫病一癰。正當目之上網內眥。色如灰。李下垂覆目之睛。不能視物。戴人謂壽之曰。吾不待食熟。立取此癰。魏未之信也。戴人曰。吾與爾取此癰。何如其人曰。人皆不敢割。戴人曰。吾非用刀。割別有一術焉。其人從之。乃引入一小室中。令俛卧一牀。以繩束其脢。刺乳中大出血。先令以手揉其目。瘤上亦刺出雀糞。立平出戶。壽之大驚。戴人曰。人之有技。可盡窺乎。

膠瘤一百三十七

郛城戴人之鄉也。一女子未嫁。年十八。兩手背皆有瘤。一類雞距。一類角丸。腕不能釗。向明望之如桃膠然。夫家欲棄之。戴人見之曰。在手背為膠瘤。在面者為粉瘤。此膠瘤。

也以鉗鍼十字刺破。按出黃膠膿三兩匙。立平瘤核。更不再作。婚事復成。非素明者不敢用此法矣。

癭一百三十八

新寨婦人年四十餘。有癭三瓣。戴人令以鹹吐之。三涌三汗三下。癭已半消。次服化癭之藥。遂大消去。夫病在上者皆宜吐。亦自有消息之法耳。

痔一百三十九

趙君玉常病痔。鳳眼草刺蝟皮槐根狸首之類。皆用之。或以乾薑作末塗猪肉炙食之。大便燥結不利。且痛後數日。因病黃大涌瀉數次。不言痔作。麻先生偶記而書之。君玉自識。戴人之後痔更不發耳。

儒門事親卷之九

戴人張子和著
新安吳勉學校

雜記九門

誤中涌法

嗽

張板村鹿子春一小兒七八歲。夏月病嗽。羸甚。戴人欲涌之。子春以為兒幼弱。懼其不勝。少難之一日。因飲酒。家人與之酒。傷多。乃大吐。吐定而嗽止。蓋酒味苦。苦屬通劑。子春乃大悟。戴人之言也。

疥

貨生藥焦百善云。有堯夫來買苦參。欲治疥。不識藥性。緩急。但聞人言可治。濃煎一碗服之。須臾大吐。涎一盆。三二日疥作痂矣。

赤目

一小兒名德孫。眼發赤。其母買銅碌欲洗兒目。煎成家人誤與兒飲之。須臾大吐。吐訖立開。

感風寒

焦百善偶感風寒。壯熱頭痛。其巷人點蜜茶一碗使啜之。焦因熱服之。訖。偶思戴人語。

傳門子新
曰。凡苦味皆能涌。百善兼頭痛。是病在上。試以筋探之。畢。其痛立解。

誤中寒涼

經閉

一婦人年二十餘歲。病經閉不行。寒熱往來。欬嗽潮熱。庸醫禁切無物可食。一日當暑出。門忽見賣涼粉者。以冰水和飲。大為一食。頓覺神清骨健。數月經水自下。

下血

一男子臟毒下血。當六月間。熱不可堪。自甘于死。忽思冰蜜水。猛捨性命。飲一大盃。痛止血住。

痢

一男子病。膿血惡痢。痛不可忍。忽見水浸甜瓜。心酷喜之。連皮食數枚。膿血皆已。人言下痢無正形。是何言也。人止知痢是虛冷。溫之滋之。截之。此外無術矣。豈知風暑火濕燥寒六者皆為痢。此冰蜜甜瓜所以効也。

臨變不惑涌法

戴人在西華夏公宅。其僕鄭驢病。法當吐。命女僮下藥。藥失不製。又用之太多。涌之不出。反悶亂不醒。乃告戴人。戴人令以薪實馬槽。既平。昇鄭驢卧其上。倒垂其頭。須臾大吐。吐訖而快。戴人曰。先宜少進。不涌旋加。西華一老夫病。法當吐。令門人樂景先下藥。景先初學。其人不吐。反下走二行。乃告戴

人戴人令取溫薑汁飲二碗。再下涌藥一錢。以雞翎探之。乃吐。既藥行。方大吐。吐訖。又安戴人曰。凡用吐藥。先以薑汁一碗橫截之。藥既咽下。待少頃。其雞翎勿令離口。酸苦鹹雖能吐人。然不撩何由出也。

李仲安宅。四婦人病。同日下午。涌劑置燠室中。火兩盆。其一婦人發昏。衆人皆驚。戴人笑曰。內火見外火。故然。昇之門外。使飲冰雪水立醒。時正雪晴。戴人曰。熱見寒則醒。衆由是皆服。非老手識練。必不能鎮衆人之驚也。

涌嗽

楊壽之妻。病嗽十餘年。法當吐之。一日不止。以麝香湯止之。夜半猶不定。再止之。明旦頗覺惡心。更以人參湯止之。二日稍寧。自下藥。凡三來問。戴人不顧。謂藥景先曰。病久嗽藥已擒。病自然遲解。涌後調理數日乃止。戴人常言。涌後有頓快者。有徐快者。有反悶者。病未盡也。有反熱者。不可不下也。大抵三日後無不快者。凡下不止者。以冰水解之。凡藥熱則行。寒則止矣。

當禁不禁

病愈後犯禁而死

孟大亨病腫既平。當節食及鹽。血房室等。不慎病再。適戴人歸家。無救之者。乃死。郢城董德固。病勞嗽。戴人曰。愈後當戒房事。其病愈。恃其安。觸禁而死。死後妻生一子。正當病瘥之日也。董初堅諄。至是乃彰。

一宦家小兒病痢。自鄧頭車載至朱葛寺。入門而死。戴人曰。有病遠行。不可車載馬馱。病已擾矣。又以車馬動搖之。是為重擾。其即死。

陽夏韓氏為犬所噬。大痛不可忍。偏痺燥。自莊頭載至家二十里。一夕而死。時人皆不知車之誤也。戴人常言。傷寒之後。忌葷肉房事勞。水腫之後。禁房及油鹽滋味等。三年滑泄之後。忌油膩。此三者決不可不禁也。戴人常曰。病久否閉。忽得涌泄。氣血冲和。心腎交媾。陽事必舉。尤切戒房室。元氣新至。犯之則病。再作。恐罪于涌泄。

不忌反忌

不忌口得愈

一男子病泄十餘年。豈寇阿膠。訶子龍骨烏梅枯礬皆用之矣。中脘臍下三里。歲歲灸之。皮肉皴槁。神昏足腫。泄如泔水。日夜無度。戴人診其兩手脈沉且微。曰。生也。病人忽曰。羊肝生可食乎。戴人應聲曰。羊肝止泄。尤宜服。病人悅而食一小盞許。可以漿粥送之。病人飲粥數口。幾半升。續又食羊肝生一盞許。次日泄幾七分。如此月餘而安。此皆忌口太過之罪也。戴人常曰。胃為水穀之海。不可虛怯。虛怯則百邪皆入矣。或思葷茹。雖與病相反。亦令少食。圖引漿粥。此權變之道也。若專以淡粥責之。則病人不悅而食減。久則病增損命。世俗誤人矣。

不可忌口

戴人常曰。臟毒酒毒。下血嘔血。婦人三十已下血閉。六月七月間膿血惡痢。疼痛不止。

婦人初得孕。擇食者。已上皆不忌口。

高技常孤

戴人常曰。人言我不接衆工。戴人曰。余豈不欲接人。但道不同。不相為謀。醫之善。惟素問一經為祖。有平生不識其面者。有看其文。不知其義者。此等雖日相親。欲何說止。不過求一二藥方而已矣。大凡藥方。前人所以立法。病有百變。豈可執方。設于富貴之家。病者數工同治。戴人必不能從衆工。衆工亦不能從戴人。以此常孤。惟書生高士。推者復來。日不離門。戴人又曰。我之術止。可以教書生。不能受醫者。忽授老書生曰。我是書生。豈不知書生。書生固多許。可以易慢。戴人問之曰。彼未嘗見予治病。故有是言。若親見予治病數十人。自反思矣。凡謗我者。皆望風取信于羣醫之口也。孔子曰。浸潤之譖。膚受之慙。不行焉。可謂明也已矣。

羣言難正

謫吐

或言人有病不可吐。人身骨節皆有涎。若吐出。骨節間涎。令人偏枯。戴人問之曰。我之藥止。是吐腸胃間久積。或膜盲間宿沫。皆是胃膈中溢出者。天下與一理也。但病有上下。故用藥有逆順耳。

謗三法

或言戴人汗下吐三法。欲該天下之醫者非也。夫古人醫法未備。故立此三法。後世醫

法皆備自有成說。豈可廢後世之法。而從遠古。譬猶上古結繩。今日可廢書契。而從結繩乎。戴人問之曰。易之法雖多。不離八卦五行。刑章雖多。不過笞杖徒流。岐伯曰。知其要者。一言而終。然則岐伯亦誑人乎。大抵舉綱則簡。計目則繁。

謗峻藥

或言戴人用藥皆峻激。乃本草中下品藥也。豈可服哉。戴人曰。甚矣。人之不讀書。本草言上藥為君。中品為臣。下品為佐使者。所以辨其性剛柔也。內經言所謂君臣佐使者。非本草中三品之謂也。主治之為君。次君之謂臣。應臣之為佐使。假如大黃能治此病。則大黃為君。甘遂能治此病。則甘遂為君矣。若專以人參黃芪治人之邪氣。此庸工所以常誤人命也。李嗣榮言京中閤人云。戴人醫殺二婦。遂辭太醫之職而去。又有人云。昔曾醫殺潁守私遁而去。麻知幾初聞亦疑之。乃載見戴人于潁陽。觀其用藥。百發百中。論議該贍。應變無窮。其所治之疾。則不二三十年。即十年或五六年。應手輒愈。羣醫之領袖。無以養生及其歸也。謗言滿市。皆曰。戴人醫殺倉使耿四而去。時倉使以病卒。與余未嘗通姓名。耿曰。病嗽咯血。曾問戴人。戴人曰。公病消困。不可峻攻。宜以調養。戴人已去後而卒矣。麻先生乃肖李嗣榮所言。皆誣也。凡余所治之病。皆眾壞之證。將危且死而治之。死則當怨于戴人。又戴人所論按經切理。眾誤皆露。以是嫉之。又戴人治病多用峻激之藥。將愈未愈之間。適戴人去。羣醫毀之曰。病為戴人攻損。急補之。遂用

相反之藥。如病愈則我藥可久服。攻疾之藥可暫用。我方攻疾。豈欲常服哉。疾去則止藥。若果欲養氣。五穀五肉五菜。非上藥耶。亦安在枯草死木之根核哉。

病人負德愈後吝財

南鄉刀鑷工衛氏病風。半身無汗。已再中矣。戴人以三法療之。尋愈。恐其求報。乃給曰。余夜夢一長髯人。鍼余左耳。故愈。巫者武媪年四十。病勞三年。羸瘦不足觀。諸醫枝絕。適五六月間。求治。願奉白金五兩。戴人治之。五六日而安。止答曰。白金三兩。乃曰。一道士投我一符。焚而吞之。乃痊。如此等人。不可勝計。若病再作。何以求治。至有恥前言而不敢復求治療。而殺其身者。此所以世之庸工。當正病時。以犀珠龍麝丁沈木乳。乘其急而巧取之。然君子博愛。賢愚亦不當効若輩也。

同類始平

羣口誣戴人

有扶救之功。如死我則有攻擊之罪。明者不可不察也。麻先生常見他醫言。戴人能治奇病。不能治常病。能治雜病。不能治傷寒。他日見戴人。問以傷寒事。超然獨出。仲景言外之意。謂余曰。公慎勿殫。仲景紙上語。惑殺世人。余他日再讀仲景方。省其旨。戴人云。人常見傷寒疫氣動時。輒避曰。大傷寒多變。須朝夕再視。若十人病。已不能給。況闔郡。遑中皆親故人乎。其死生常在六七日之間。稍不往視。別變矣。以此他醫咸誚之。以為不能治傷寒。蓋未嘗其窺涯涘。浪為之訾云。

